

傷寒論輯義按



矢氣者腸中矢雖燥胃中未實也。俟之一日脉反濇者濇爲血少先一日因救濟作用分泌驟多後一日因一方血液不充而增多之分泌難乎爲繼一方客熱太盛陰液被灼燦而供不應求是欲作旁流而不能矣故云裏虛難治不可更予承氣疑當以清熱存陰爲主勿犯內經虛虛之禁不出方者清熱更有種種證據讀者當自求之清熱諸法也黃耆建中及補虛回陽諸說皆不可通疑非是

陽明病讖語有潮熱反不能食者胃中必有燥屎五六枚也若能食者但鞭耳宜大承氣湯下之

耳。成本。作爾。反上。玉函。脉經。有而字。玉函。無宜字。脉經。無大承氣之大。宜大承氣湯主

之七字。柯本。移在若能食者上。張本同。周氏義同。金鑑以爲錯誤。非也。

張云此以能食不能食辨燥結之微甚也。詳仲景言病人潮熱讖語皆胃中熱盛所致。胃熱則能消穀。今反不能食。此必熱傷胃中津液。氣化不能下行。

燥屎逆攻於胃之故宜大承氣湯急祛亢極之陽以救垂絕之陰若能食者胃中氣化自行熱邪原不爲盛津液不致大傷大便雖鞭而不久自行不必用藥反傷其氣也若以能食便鞭而用承氣殊失仲景平昔顧慮津液之旨汪云補亡論宜大承氣湯下之句在若能食者之前蓋能食既異治法必不相同仲景法宜另以調胃承氣湯主之也周云案大承氣湯宜單承燥屎五六枚來何者至於不能食爲患已深故宜大下若能食但鞭未必燥屎五六枚口氣原是帶說只宜小承氣湯可耳丹云案陽明病讖語潮熱燥結甚者皆不能食而今下一反字爲可疑矣注家消穀之說乃是熱中消痺證邪熱不殺穀傷寒家之常何言之反順文解釋往往有如是者又案程氏錢氏志聰錫駒不論不能食與能食並以大承氣湯爲主非也

此事難知曰胃實者非有物也地道塞而不通也難經云胃上口爲賁門

胃下口爲幽門。幽門接小腸上口。小腸下口。卽大腸上口也。大小二腸相會爲闌門。水滲泄入于膀胱。渣滓入于大腸。結廣腸。廣腸者地道也。地道不通。土壅塞也。則火逆上行至胃。名曰胃實。所以言陽明當下者言上下。陽明經不通也。言胃中有燥屎五六枚者。非在胃中也。言胃是連及大腸也。丹案魏氏云。胃中必有燥屎五六枚。阻塞於胃底腸間。此言得之。徐靈胎云。案燥屎當在腸中。今云胃中何也。蓋邪氣結成糟粕未下。則在胃中。欲下則在腸中。已續者卽謂之燥屎。言胃則腸已該矣。又云。不能食者。客熱不能消穀。能食非眞欲食。不過粥飲猶入口耳。不能食則穀氣全不近腸胃。實極故也。

陽明病下血讖語者。此爲熱入血室。但頭汗出者。刺期門。隨其實而

寫之。澱然出則愈。

寫。成本。作瀉。玉函。千金翼。刺上有當字。則上有者字。脈經同。金匱要略。婦人雜病篇。有此條。刺上有當字。則作者。



汪云。案此條。當亦是婦人病。邪熱鬱於陽明之經。迫血從下而行。血下則經脉空虛。熱得乘虛而入其室。亦作譎語。後條辨云。血室。雖衝脉所屬。而心君實血室之主宰。被熱擾。其主必昏故也。但頭汗出者。血下奪則無汗。熱上擾則汗蒸也。刺期門以瀉經中之實。則邪熱得除。而津液回復。遂澌然汗出而解矣。或問此條病。仲景不言是婦人。所以尙論諸家。直指爲男子。今子偏以婦人論之。何也。余答云。仲景於太陽篇中。一則曰婦人中風云云。經水適來。此爲熱入血室。再則曰婦人中風云云。經水適斷。此爲熱入血室。三則曰婦人傷寒云云。經水適來。此爲熱入血室。明係婦人之證。至此實不待言而可知矣。且也。此條言下血。當是經水及期。而交錯妄行。以故血室有虧。而邪熱得以乘之。故成熱入血室之證。考之靈樞海論云。衝脉爲十二經之海。注云。此卽血海也。衝脉起於胞中。又考素問天真論云。女子二七



而天癸至。任脉通。太衝脉盛。月事以時下。夫任也衝也。其經脉皆行於腹。故其血必由前陰而下。斯血室有虧。邪熱方得而入。則是仲景云下血。乃經水交錯妄行。又不問而自明矣。鑑云血已止。其熱不去。蓄於陽明。不得外越而上蒸。故但頭汗出也。錢云肝爲藏血之藏。邪既入血。則熱邪實滿於經脉。故刺之以泄其實邪。然不以桃仁承氣及抵當等湯治之者。仲景原云。毋犯胃氣及上二焦。蓋以此也。丹云按此條證。喻氏斷爲男子病。方氏三陽志聰錫駒柯氏周氏皆爲男女俱有之證。金鑑則與喻同。特汪氏以婦人論之。可謂超卓之見矣。然不知血室卽是胞。殊可惜耳。程氏魏氏錢氏並無男女之說。疑是疑而不決歟。

鐵樵按此條當從汪氏錢氏說。血室字卽已揭明是婦人。假使是男子。血從大便下。爲腸風。從小便是淋病。皆當求之雜病門。期門是肝穴。與女子胞。



通皆可互證

汗出

原注。汗。一作臥。

讖語者。以有燥屎在胃中。此爲風也。須下者。過經乃

可下。下之若早。語言必亂。以表虛裏實故也。下之愈。宜大承氣湯。

原注。一云。大柴胡湯。成本。玉函。下者。作下之。愈上有則字。

成云。胃中有燥屎。則讖語。以汗出爲表未罷。故云風也。燥屎在胃。則當下。以

表未和。則未可下。須過太陽經。無表證。乃可下之。三云。陽明多汗。况有讖

語。故又當下。但風家有汗。恐汗出。則表未罷。故須過經可下。若早。燥屎雖除。

表邪乘虛復陷。又將爲表虛裏實矣。下之則愈。二句。又申明乃可下之一句

耳。錢云。若下早。則胃氣一虛。外邪內陷。必至熱盛神昏。語言必亂。蓋以表

間之邪氣。皆陷入於裏。表空無邪。邪皆在裏。故謂表虛裏實也。汪云。補亡

論。以末二句。移之過經。乃可下之句。下誤矣。丹云。案補亡論。移原文者。固



誤矣。然而經旨必當如此耳。又案魏氏以此條證爲內經所謂胃風腸風。汪氏則爲風燥症。并非也。

傷寒四五日。脉沈而喘滿。沈爲在裏。而反發其汗。津液越出。大便爲難。表虛裏實。久則讞語。

張云傷寒四五日。正熱邪傳裏之時。况見脉沈喘滿。裏證已具。而反汗之。必致燥結讞語矣。蓋燥結讞語。頗似大承氣證。然以過汗傷津。而非大實大滿。止宜小承氣爲允當耳。舒云脉沈而喘滿。則知爲陽明宿燥阻滯。濁氣上干而然也。故曰沈爲在裏。明非表也。而反發其汗。則津越便難而成實矣。至久則讞語者。自宜大承氣湯。此因奪液而成燥者。原非大熱入胃者比。故仲景不出方。尙有微甚之斟酌耳。方云越出。謂枉道而出也。

鐵樵按此條與前一條互相發明。再參看二百二十三條。其人多汗。津液外





出胃中燥大便必鞭則可知人身液體僅有此數洞泄者洩必少汗多者矢必燥誤汗者陰必傷強責少陰汗者必動血皆連成一串病理形能皆從此處有所領悟然後能逐節發明所謂活醫學者此也

三陽合病腹滿身重難以轉側口不仁面垢

原註。又作枯。一云向經。

識語遺尿發

汗則識語下之則額上生汗手足逆冷若自汗出者白虎湯主之

下口

。脈經。有中字。成本。玉函。面上有而字。面垢二字。千金翼。作言語向經四字。則識語。玉函。作則識語甚。逆冷。作厥冷。千金翼同。

鑑云三陽合病者必太陽之頭痛發熱陽明之惡熱不眠少陽之耳聾寒熱

等證皆具也太陽主背陽明主腹少陽主側今一身盡為三陽熱邪所困故

身重難以轉側也胃之竅出於口熱邪上攻故口不仁也陽明主面熱邪蒸

越故面垢也熱結於裏則腹滿熱盛於胃故識語也熱迫膀胱則遺尿熱蒸

肌腠故自汗也證雖屬於三陽而熱皆聚胃中故當從陽明熱證主治也若



從太陽之表發汗。則津液愈渴。而胃熱愈深。必更增譫語。若從陽明之裏下之。則陰益傷。而陽無依。則散。故額汗肢冷也。要當審其未經汗下。而身熱自汗出者。始爲陽明的證。宜主以白虎湯。大清胃熱。急救津液。以存其陰可也。

柯云。裏熱而非裏實。故當用白虎而不當用承氣。若妄汗則津竭而譫語誤下則亡陽。而額汗出手足厥也。此自汗出爲內熱甚者言耳。接遺尿句來。若自汗而無大煩大渴證。無洪大浮滑脉。當從虛治。不得妄用白虎。若額上汗出。手足冷者。見煩渴譫語等證。與洪滑之脉。亦可用白虎湯。方云。口不仁。謂不正而飲食不利便。無口之知覺也。錢云。靈樞曰。胃和則口能知五味矣。此所云口不仁。是亦陽明胃家之病也。方云。生汗生不流也。丹云。案手足逆冷。成氏程氏魏氏汪氏宗印。皆爲熱厥誤矣。周氏以此條移於溫病熱病篇。亦非也。又案玉函則譫語下有甚字。文意尤明矣。



鐵樵按。此章良如注家所說。發汗則讖語。理由已散見。新生理脉學講義。及前此傷寒講義中。下之則額上生汗。手足逆冷。卽陰爭於內。陽擾於外。先見額汗。次見肢冷。至見肢冷。卽不止。額上有汗。實是陽破陰消。大危之候。法當回陽救逆。此必白虎證。誤用大承氣。乃致此。否則不爾也。海藏謂病有本是陽症。有因下之過當。必須用附子挽救者。卽是此種。生理實上下互相維繫。頭汗有兩種。裏熱熾盛。鬱不得達。則蒸發而爲頭汗。其病徧身。嘆燥壯熱。但頭有汗。亦爲難治。前於太陽篇中。曾歷舉本論中頭汗各條。讀者可以參看。若頭汗而手足逆冷。徧身津潤者。則非大劑回陽。不可。雖舌色焦枯。亦屬假象。皆上下不能互相維繫之證據。其裏熱熾盛者。亦非一清可以濟事。必須推求所以致此之由。例如病屬痧子。不得出。則當達其痧子。病屬暑溫。則當解暑。所謂活法在人。也。傷寒論文字古而簡。而其所包孕之意義廣而活。僅



就字面求之。執極簡之經文以治病。鮮有不敗事者。謬謂古法不適用於今。病甯不窳哉。

二陽併病。太陽證罷。但發潮熱。手足熱。汗出。大便難而讞語者。下之則愈。宜大承氣湯。

成云。本太陽病。併於陽明。名曰併病。太陽證罷。是無表證。但發潮熱。是熱併陽明。一身汗出爲熱越。今手足熱。汗出。是熱聚於胃也。必大便難而讞語。經曰。手足熱。然而汗出者。必大便已鞭也。與大承氣湯。以下胃中實熱。柯云。太陽症罷。是全屬陽明矣。先揭二陽併病者。見未罷時。便有可下之症。今太陽一罷。則種種皆下症。

陽明病。脉浮而緊。咽燥口苦。腹滿而喘。發熱汗出。不惡寒。反惡熱。身重。若發汗則躁。心憤憤。反讞語。若加溫針。必怵惕煩躁不得眠。若下

之。則胃中空虛。客氣動膈。心中懊憹。舌上胎者。梔子豉湯主之。若渴

欲飲水。口乾舌燥者。白虎加人參湯主之。若脉浮發熱渴欲飲水。小

便利者。猪苓湯主之。反惡熱。脉經。千金翼。作反偏惡熱。心下。千金翼。有中  
字。溫針。成本。作燒針。舌上胎。總病論。作苔生舌

上。玉函。千金翼。無加人參二字。

鑑云。此條表裏混淆。脉證錯雜。不但不可誤下。亦不可誤汗也。若以脉浮而

緊。誤發其汗。則奪液傷陰。或加燒針。必益助陽邪。故譏語煩躁。怵惕憤亂不

眠也。或以證之腹滿惡熱。而誤下之。則胃中空虛。客氣邪熱。擾動胸膈。心中

懊憹。舌上生胎。是皆誤下之過。宜以梔子豉湯一涌而可安也。若脉浮不緊。

證無懊憹。惟發熱渴欲飲水。口乾舌燥者。為太陽表邪已衰。陽明燥熱正甚。

宜白虎加人參湯。滋液以生津。若發熱渴欲飲水。小便不利者。是陽明飲熱

並盛。宜猪苓湯。利水以滋乾。成云。舌上胎黃者。熱氣客於胃中。舌上胎白。



知熱氣客於胸中。與梔子豉湯。以吐胸中之邪。柯云。連用五若字。見仲景設法禦病之詳。梔豉湯所不及者。白虎湯繼之。白虎湯不及者。猪苓湯繼之。此陽明起手之三法。所以然者。總爲胃家惜津液。既不肯令胃燥。亦不肯令水漬入胃耳。程云。熱在上焦。故用梔子豉湯。熱在中焦。故用白虎加人參湯。熱在下焦。故用猪苓湯。汪云。陳亮斯云。案本文。汗下燒針。獨詳言誤下治法者。以陽明一篇。所重在下。故辨之獨深悉焉。喻云。汗出不惡寒。反惡熱身重。四端。則皆陽明之見症。錢云。舌上胎。當是邪初入裏。胃邪未實。其色猶未至於黃黑焦紫。必是白中微黃耳。丹云。若脉浮之浮。其義未詳。魏氏錢氏錫駒並云。表邪未盡。果然。則與五苓散證何別。汪氏云。非風邪在表之脉浮。乃熱邪傷氣之脉浮也。此亦未見經中有其說。張氏乃以此條。編入溫熱病篇云。傷寒小便不利。以脉浮者屬氣分。五苓散。脉沈者屬血分。猪苓



湯而溫熱病之小便不利。脉浮者屬表證。猪苓湯脉沈者屬裏證。承氣湯此說亦是臆造。經無明文。不可從也。特活人書。若傷寒引飲。下焦有熱。小便不通。脉浮者五苓散。脉沈者猪苓湯。王氏則云。此條浮字誤也。若脉字下脫一不字矣。成氏直以脉浮釋之。而朱氏却以脉沈言之。胥失之矣。若曰脉浮者五苓散。不浮者猪苓湯。則得仲景之意矣。蓋其作沈作不浮。未知本經舊文果然否。然推之於處方之理。極覺明確。故姑從其說焉。汪昂云。改脉浮爲不浮。方書中無此文法。又云。案喻氏云。四段總項首段。醫學綱目。引本條云。陽明病。脉浮緊。咽燥口苦。腹滿發熱。汗出不惡寒。若下後脉浮發熱。渴欲飲水。小便不利者。猪苓湯主之。正與喻意符矣。汪氏云。白虎湯證。即或有小便不利者。但病人汗出多。水氣得以外泄。今觀下條云。汗出多。不可與猪苓湯。乃知此證。其汗亦少。汗與溺俱無。則所飲之水。安得不停。故用猪苓湯。上以



潤燥渴。下以利濕熱也。又云。今人病熱。大渴引飲。飲愈多。則渴愈甚。所飲之水既多。一時小便豈能盡去。况人既病熱。則氣必偏勝。水自趨下。火自炎上。此即是水濕停而燥渴之徵。故豬苓湯潤燥渴而利濕熱也。

豬苓湯方

豬苓皮去

茯苓

澤瀉

阿膠

外臺有炙字。

滑石

碎各一兩。外臺有綿裹二字。

右五味。以水四升。先煮四味。取二升。去滓。內阿膠。烱消。溫服七合。日三服。

成本

內下。有下字。烱消。玉函。作消盡。

鑑云。趙羽皇曰。仲景製豬苓湯。以行陽明少陰二經水熱。然其旨全在益陰。不專利水。蓋傷寒表虛。最忌亡陽。而裏虛又患亡陰。亡陰者。亡腎中之陰。與胃家之津液也。故陰虛之人。不但大便不可輕動。即小水亦忌下通。倘陰虛過於滲利。則津液反致竭。方中阿膠質膏。養陰而滋燥。滑石性滑。去熱而利。





水佐以二苓之滲瀉。既疏濁熱而不留其壅滯。亦潤真陰而不苦其枯燥。是利水而不傷陰之善劑也。故利水之法。於太陽用五苓加桂者。溫之以行水也。於陽明少陰用猪苓加阿膠滑石者。潤之以滋養無形。以行有形也。利水雖同。寒溫迥別。惟明者知之。

醫方考曰。四物皆滲利。則又有下多亡陰之懼。故用阿膠佐之。以存津液於決瀆耳。

鐵樵按。今以所見之病驗之。可疑之點。不在第二句脉浮。轉在第一句脉浮緊。因以理衡之。脉浮緊者當無汗。

以事實證之。凡浮緊之脉皆無汗。但乍有汗。便不浮緊。絕對無或然之例外。今原文一串說下。大爲可疑。陽明病。脉浮緊。咽燥口苦。今日流行之喉症。近之喉症初起。却惡寒。治以麻杏石甘。應手而愈。其所以能應手而愈。妙在得

